

有滋有味·

槐花飘香

周明金



风中飘来一缕缕醉人的芳香，沁人心脾，槐花开了。

这浓浓的、醇醇的、饱含甜味的槐花香我最熟悉，它曾经伴随我度过糠菜半年粮的童年。看着一簇簇，一串串，嘟嘟噜噜盛开的槐花和一挂挂玲珑剔透的花蕾垂挂在翠绿的枝叶间，不由得一阵阵心驰神荡，一些熟悉的气味，熟悉的画面，熟悉的人或事在心头一一闪过。槐花香，勾起了我童年纯真的向往。

13年前，我写过一篇《又闻槐花香》，纪念我那逝去的母亲。时至今日，每每读起，仍不免潸然泪下。母亲的“槐花菜”“槐花馍”“槐花面疙瘩”……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1975年，我13岁。那年春天，饥荒似乎来得更早，先是一天三顿稀饭，接着变成了一天两顿。开始以米、面、杂粮为主食，渐渐地主食被糠菜代替了。正在读初中的我，

无粮可交给学校食堂，更没有每斤粮食附带的4分钱柴火费，只得每天来回4趟奔波于相距8里的家、学校之间。饭后去上学，趁着劲还能精神抖擞地一路欢歌。上课时间不过半，就已经饥肠辘辘了。挨到放学，肚里就只剩下蛔虫了，那饿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。

路边的野葱(俗名“小蒜”)、鸡骨爪(学名“翻白草”)、野蔷薇(俗名“刺菜苔”)的嫩头……边走边寻，这都是我们充饥的美味。一路上还盘算着午饭会吃什么?最盼望的是家里能来客人，来客了就可以跟着吃上一顿菜干饭，但美好的希望总是一次次地破灭。

看着一脸菜色、骨瘦如柴的我们姐弟六七个，父母亲也发愁，便想尽办法找吃的。什么能吃就吃什么，田间的野菜，水中的鱼虾、螺蛳，树上的榆钱、皮树(构树)花，特别是槐树的花骨朵，不光闻着香，

吃着也香，甜丝丝的。母亲利用集体干活休息的间隙，或放早工的时间，到处摘槐花，我们姐弟几个也成了帮手，回家后用开水烫煮，然后去水晾晒，晒干储存起来，可以长时间存放炒菜吃。

刚焯过水的槐花，母亲还会拌上豆杂面(豆类、薯类、杂粮混合磨的面粉)蒸槐花馍。锅里先焯半锅红薯片，待红薯片焯烂了，母亲将已经搅黏糊的面团揪成小团，拍扁了顺着锅上边空着的地方贴一圈，蒸熟了就是槐花馍。馍是咸的，吃着馍，喝着红薯片水，就是一顿最好的午饭了。当然这样的吃食也是奢侈的，不常吃。那时我就觉得槐花特别好吃。

有一次，母亲用半干的槐花炒菜，也不知是放了平常不舍得吃的腊猪油，还是那天中午我特别饿，就着红薯片稀饭，我吃了足有两大碗槐树花。到了下午，肚子开始发胀，疼痛难忍，我后悔不该贪吃。可是第二天依然吃得津津有味。那年春天总算少受了些饥饿的折磨，也因此与槐花结了缘。

15年前的春天，我回家去看望生病的母亲，一走近老家宅，就闻到槐花那特有的醉人清香，心里就甜滋滋的。陪母亲拉家常时，又提起当年吃槐花的情景，母亲收敛了笑容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那时饿啊!现在再吃就没那味了。想吃，等我病好了给你做，多放些油，再放些佐料。”没想到这竟是母亲的遗言。

每年春天，当阵阵槐花香扑鼻而来的时候，却再也见不到为我做槐花吃食的母亲，但母亲的话却一直萦绕在耳畔，那槐花香也就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诗品时空·

端午之歌四首

张喆

一

端午节，河流上祭祀
一定有龙舟。龙舟绵延，沸腾两岸

端午节，河流上祭祀
一定有粽子。洁白的米粒，裹以美好，
裹以寄托

艾草插在门楣，小孩子煮鸡蛋，泡澡
食粥，女人们饮调，环头戴之

雄黄，洒满庭院，门楣有菖蒲执剑
它们避邪祛病

端午节，有着淡淡的香，千古的伤

二

一条条龙舟，在门前的河流上，昂首
向楚国，汨罗河挺进

它们唱着楚歌，穿过尘世的风雨
百舸齐发，竞渡未来

两岸的呼声，一浪高过一浪
新时代的河流上
那些波鱼，促织，都在扑喇喇地跳

每一条河流里，都有着浩荡的历史
每一滴水里，闪烁着一个人的《天问》

三

粽子，艾草，菖蒲，雄黄
与时节同行

龙舟在河里，已打捞千年。汉子喝下
黄酒
他们都有着好身手

从庙里出来的女人，脸色陶瓷
多有恬静一一

水里的粽子，一粒一粒，皆怀朴素初心
一粒一粒，皆含天下大爱

四

每年端午，河流就会摊开身体，缓缓柔软
龙舟开始在水上，乘风破浪
它们飞了起来

仿佛一支支利箭，向时光的河流发射
奋力摇桨，追思，缅怀

新鲜的锣鼓，震荡了风声，混合
两岸的呐喊与欢呼
让一个时代，有了斑驳、流汗的祭祀

让一个时代，抹去经年的泪，顺从河流
不朽的灵魂绵延
爱国，爱民族的精神绵延

朝花夕拾·

活到恁大不容易

李玉霞

生活虽充满风险，但一不留神活到了现在。回想过往的几次经历，深感庆幸。

刚学会走路的孩子，最让人担心，眨眼的工夫，就不见了身影。听家人说，那时的我也不例外。

妈妈在生产队干活，由小脚的奶奶照看我和其他的孩子。大家庭里孩子多，一个人根本顾不过来，只好把这帮孩子圈在院子里，门上大门。

孩子们各玩各的，奶奶也顺便做做手里的针线活。一抬头，不见了我的踪影，连忙叫喊询问。听不到我的应答声，奶奶赶紧四处寻找。最后在院子角落的粪坑外，听到了动静。进去一看，我已身陷其中，幼小的身躯正在挣扎。奶奶一把将我拽起。唉!真不敢相信，在我记事之前，竟有如此不堪的遭遇。平静地过了几年，我长到了六七岁的样子。一年冬天，记得快过年了，大伯家的堂哥骑车去四叔家，路过我家门口，要捎上我。妈妈担心堂哥年轻，做事不稳妥，不答应。大哥拍胸脯打包票，说保准不会有事。

于是，我被抱上了车后座。

四叔家离我家有三四里地。车子在窄小的田埂上行驶，一路很平稳。看来，妈妈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天色很快暗下去，到四叔家村头的时候，只能依稀看见淡青色的人影了。晚风凉飕飕的，我坐在后座上，双手紧握着后座的两侧。四叔家住在村子前排正中的位置，门前有口大池塘。车子沿着塘埂行驶，眼看着对面的四叔家，绕个弯就到了。四婶在家门口等候，辨认出是我们，就喊着招呼我们。谁知堂哥只顾着搭话，没注意脚下的路，车子在一阵颠簸和剧烈摇摆之后，跌入了池塘。

好在塘边的水不深，即便这样，也把我吓得够呛。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落水，又冷又怕。进屋后，四婶赶紧脱下我湿透的棉袄，找来干衣服换上，又扯了扯惊悸着我的耳朵，说“不怕不怕”。那晚，我只得留宿在四叔家。

上初中时，我家搬到了镇上。镇子不大，一条柏油公路穿过小镇，贯通南北。在这条贯通南北的交通要

道上，常有大型的运输车辆经过。每当大卡车交会时，借助辅路才能通过，要是碰到逢集人潮高峰期，要顺利通过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白天，乱糟糟的马路不值得光顾，晚饭后，倒是可以骑车溜达一圈。盛夏，公路边水果摊上摇曳的灯火，是小镇那时唯一可见的夜景。

一天吃罢饭，和往常一样，我又骑上那辆“飞鸽”自行车，去公路上兜风。夜色里，公路旁隐约透着团团的梧桐树影儿；水果摊旁，依旧闪烁着熟悉的灯火。浓浓的夜色让人沉醉，阵阵凉风使人惬意。忽然，一辆大卡车迎面快速驶来，两个锃亮的大灯泡，把眼前的公路照得跟白昼一样。正当我给车把一个漂亮的左旋时，发现漆黑的车身下方，豁然嵌着几点昏黄的弱小灯光。情况不妙!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将车把扭正。蓦然想起，几点弱光中，隐约着一个黑色挂钩，原来是辆拖挂车。如果不是那几点微弱的灯光提醒，我岂不……唉!真吓人。

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，深感庆幸，活到恁大，真的不易。